

朋友少小离家, 上海话讲得比某人的清口相声还要滑稽。但为了上海方言不会在我们这一代失传, 他一旦有机会便勤加练习。这日, “相声”又在一个餐厅用餐时开讲了。突然, 邻桌的老人插来一句上海话: “你们这些年轻的人讲的上海话已经跟我们讲得大不一样了。”在香港听到乡音自是亲切, 于是和老人及他夫人攀谈起来。

老人1948年因战乱来到香港, 当时的他只有18岁。他说英国统治下的香港, 大班、拿摩温都是英国人, 阿拉中国人只好在他们手下讨生活。当时在船上做苦工, 风里来浪里去, 一不小心还常常要吃到“外国火腿”——就是英国人的皮鞋脚朝着劳工的屁股踢过来。吃了一记“火腿”后, 还要哈着腰向施暴者敬个礼说声“thank you sir”, 不然就要再来上几脚。

老人的话, 不无我爷爷在世时常有的忆苦思甜之味。我这个80后, 依稀还记得爷爷那辈人当年在上海租界“打拼”的故事, 他们常常会讲一些洋泾浜英语或者日语, 而现在上海话中, 洋泾浜都是受普通话影响了。老人一口活色生香的上海话, 使我猜他的祖籍应该是宁波。老人笑了笑, 当时他在船上和很多宁波人在一起很多年, 口音也渐渐有了宁波味。他说, 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了解我们当时吃过的苦啊。

他继续说, 英治期间, 香港的政府财政收要按比例交给英国, 香港对英国的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也是英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以绝对高位的汇率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原因之一。直到邓小平的出面, 到上世纪80年代香港人创造的财富才停止上交给英国政府, 于是香港的本地建设才开始真正为港人之需所用。老人的妻子接过话说, 现在中央政府不要香港缴财政收入, 香港的福利也比以前好多了。

说到香港的福利, 我一直有的疑问总算有了答案。欧洲的高福利制度举世闻名, 香港受英国统治那么多年, 但福利政策却没有完全恩泽港人……两位老人的说法倒是为我勾勒出了回归前的香港再如何繁华, 其殖民地的性质是难以改变的。

老人十分健谈, 他说以前香港到上海, 没有直达列车, 火车要开两天三夜还要在武汉转车。如今两地不仅有直达的火车, 乘飞机更是只有两个多小时。开放自由行以后, 内地人有更多的机会到香港观光游览。也许是内地城市的迅速发展, 姑妈到过香港后, 说香港的繁华与上海的繁华在范围上已经没有很大的差别。喜欢往香港跑的表姐也主要是为了买到便宜的国际名牌。但愿香港能让购物天堂美名长盛。对于我们参与香港新一轮建设与发展的上海人, 尊重历史, 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 以主人翁的角度去看待生活中的城市, 不论是香港还是上海, 如能为城市发展建言献策出一份力发一份光, 都是十分幸福的事。



云南老虎嘴梯田 (摄影)

沈丹锋

一转眼, 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挂职锻炼已经一年了。记得去年11月, 一个深秋的日子, 机关的领导和同志, 不远千里陪送我们第三批挂职干部到这祖国西南边陲的民族地区工作锻炼, 使这深秋的远行充满了暖意。一年后, 当我们行将离开这片美丽和充满朝气的土地时, 心中充满着依恋和不舍。

刚踏上西双版纳时, 成片的热带雨林、满目的奇花异草、美丽的傣族寨子以及庄重的佛寺深深地吸引了我。正如那首有州歌之称的《让我听懂你的语言》所描绘的, 西双版纳这个美丽的地方, 让人深深地向往。随着挂职工作的深入, 我发现, 西双版纳不仅以它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神奇的自然风貌, 吸引着来自四方的游客, 更以其优越的区位优势和独特的生物资源, 在中央开发大西部政策的鼓励下, 在云南建设面向西南重要桥头堡战略的推动下, 成为一片投资创业的新热土。

日前, 邓丽君歌友会十周年庆会在沪举办, 来自全国近三十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及海外七个机构的代表欢聚一堂, 用歌声缅怀一代歌后。

与我邻座的专程从台北赶到现场的邓丽君三哥邓长富, 被感动得热泪盈盈。他对我说: “小妹已去世这么多年了, 歌迷们还对如此执著痴迷, 我真不知用什么言语来表达感激……”

诚然, 邓丽君不光是广大群众心目中的一个著名歌手, 从声乐艺术的角度讲, 她还是一位专家。无论是她的咬字吐词、行腔用意, 还是歌曲的处理、音乐的表达、声音的驾驭, 都堪称空前。乐坛泰斗黎锦光生前曾多次对我

讲过: “邓丽君之所以唱得如此完美, 除了她的天赋外, 她对字头字尾的归韵、字与字、乐句与乐句的衔接, 简直是无懈可击。这主要得益于她演唱中天衣无缝地运用了京剧小腔唱法。”由此可见, 邓丽君应该是学过戏曲和声乐的。而且邓丽君对音乐的追求, 对名利的淡泊, 也是世人有目共睹的。邓丽君的作品, 一大半是上海老歌的翻唱, 其余是当年港台影视剧的插曲和日本歌曲的中文填词。但她从未以“小周璇”、“小李香兰”等等当年红极一时的歌星自居, 而是不断创新, 用她自己独到的理解、处理、诠释、演绎了这些作品, 终于自成一格, 成为华文歌曲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这些年来, 祖国大陆的“邓丽君热”

吉安白鹭洲书院是我心中的圣地。小时候, 听大人说, 民族英雄文天祥曾在这里读书。那时见到佩戴白鹭洲中学校徽的同学, 心里会感到由衷的羡慕。我还有幸到白鹭洲中学跟同乡借宿了一晚, 校园里浓密的树荫透出灯光, 与赣江水倒影的星光交相辉映, 耳畔还不时飘来学生的读书声。

白鹭洲书院南宋淳佑元年(1241年)由吉安知州江万里创办, 朗朗书声延续了近800年。今年春夏之交, 我再次寻访了与白鹿洞、鹅湖、岳麓齐名的白鹭洲书院。

我从城东乘汽车穿过高耸的多孔桥, 直接到了书院门口。只见道路两旁古樟、苍松、翠柏遮天蔽日, 沿河一丛丛茂密的紫竹环绕着一曲长廊。书院内景贤祠、六君子祠、至圣殿、道心堂、文章阁、风

作为来自上海的青年干部, 我不仅能亲历西双版纳的发展变化, 而且能实地参与它的建设历程。西双版纳的领导对我既呵护, 又放手。作为协助联系招商引资工作的州长助理, 我有幸身处在全州经济

发展的最前沿, 从招商引资工作入手, 为西双版纳的发展穿针引线, 做些工作。了解相关产业知识、经济信息和国内外经济发展动态, 成了我每日必备的功课。下乡走基层看项目找项目、陪同客商考察园区推介项目, 是我的日常工作。这一年里, 在北京组织召开“助推西双版纳发展座谈会”, 多家国企民企500强踊跃参加; 协助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 落实上海重点企业赴西双版纳投资考察; “昆交会”期间, 与昆明市一道作为云南省仅有的两个州市代表, 向全国工商联执委单位进行“民企入滇”投资项目推介……

这一年里, 西双版纳新航线谈判启动、“科技入滇”框架协议签署、文化创意

持续不断, 但也出现一些令人困惑费解的现象: 如今, 只要有能力租个剧场, 能模仿、会唱些邓丽君的作品, 就能不封为“小邓丽君”。于是, 光上海就有不下十几位“小邓丽君”开过个唱会。这似乎给人的感觉太随意、太荒唐, 有不知天高地厚之嫌。

据我所知, 现在这些所谓的“小邓丽君”, 大多数连简谱也识不全、唱不准确, 更谈不上科学的发声、完整的唱法。她们只不过是凭着自身的音乐感觉, 靠声线、形体来模仿邓丽君当年所演唱的曲目。如果照此做法, 那么学习模仿李双江、李谷一、宋祖英的歌者, 都能成为其小字辈, 那么这些

名人的帽子岂不漫天乱飞? 说到底, 模仿即使到了极致, 也只是形似而已, 离神似还遥不可及。

邓丽君的作品好听易唱, 深得人民群众喜爱。大家学唱、模仿邓丽君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不能自欺欺人, 目空一切地以“小邓丽君”自居, 这样就贻笑大方了。因为每个歌者的嗓音条件、音乐感觉、理解、追求都不尽相同, 硬把自己挂在“大名头”下, 本身就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艺术创作要讲传承, 但更重要的是贵在创新。歌唱艺术也不应例外。如果那些邓丽君的模仿者, 不是一味地模仿, 而是有所突破, 结合自己的歌唱特点, 有自己的东西, 这样能给听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歌途就更广阔了。

月楼等古建筑静静地向人们昭示着数百年的岁月沧桑, 一木一石无不散发出厚重的庐陵文化气息。书院保留着历朝历代各项大事记录, 包括名人雅士在白鹭洲留下的诗赋文章, 还可以看到当年状元、进士参加科试的答卷。数百年来, 白鹭洲书院秉承“立品为学人第一”、“士先器识而后文章”的办学宗旨, 先后培养出了一大批志存高远的杰出人才。堡佑四年(1256年)科试, 文天祥一举夺魁, 高中状元, 同榜吉安进士39人。理宗皇帝大悦, 亲书“白鹭洲书院”匾额褒奖, 于是书院名震朝野。

如今登上凤月楼临江眺望, 青原山、神岗山、螺山依次排列, 宽阔的赣江江面上, 飞架着井冈山大桥、

园区确立……我实实在在地参与到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事业中, 一次次大型活动成功举办, 一件件项目的推进落实, 使我对工作充满了成就感, 再多辛劳也算不上什么。

过去的一年, 由于紫外线的照射, 我的皮肤变得黝黑, 已没有初到上海女孩的一些外形特质了, 当地的同事和老乡都称呼我是“版纳人”。一年来, 通过走乡入寨, 我不仅了解了西双版纳的产业发展和需求, 掌握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农村基层情况, 还融入了当地村寨的

老百姓之中去, 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遇到“泼水节”、“打秋节”、“开门节”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 寨子里的乡亲们总会想着我, 主动带着我去体验他们的节庆风俗。我也会主动穿上漂亮的傣族服装, 行着傣族礼节, 向乡亲们致以节日的问候。西双版纳, 也是许多上海人的第二故乡, 知青前辈们在艰苦的岁月来到西双版纳, 在这里留下了宝贵的青春, 他们与西双版纳的情意, 深深地感动着我。今年上半年, 在光明集团在地企业的热情帮助下, 我会同西双版纳上海知青联谊会, 举办了上海知青座谈交流活动。数十位与父辈同龄的老知青欢聚一堂, 虽然岁月已在他

上海人夸奖对方优秀绝伦会讲: “既没闲话!”意思就是好得勿能再好了, 同“讲话”搭不上界。比如, 姚慕双、周柏春演的独脚戏《认得依》中有一段对话。周: 阿拉小组被评为文明小组。姚: 好! 周: 阿拉小组十个人, 九个齐评上先进。姚: 既没闲话勒! 同时有一个伸手跷起大拇指格动作。而现在的上海年轻人要表达这个意思格辰光常常会夹一句北方话: 盖了帽了! 也勿晓得是南北人员交流频繁格影响, 还是电视让看篮球比赛更方便所造成格结果。现在网络上有一格说法叫做“酷毙”, 意思也差不多。不过要我用上海闲话翻译, 我愿意用“好勒死塌”。可见, 上海闲话的表述是老丰富格。

我叫秦来来, 从小对和我一样叠名的人, 特别关注。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初, 我在《少年文艺》上看到, 刊登了一个叫张抗抗的杭州小朋友写的文章, 我也莫名地激动了一阵子。因为格个是我第一趟看到一个“叠名”的小朋友的名字, 还特地去了这一期的《少年文艺》。后来想想蛮好笑, 人家叫张抗抗, 你叫秦来来, 浑身勿搭界。

后来人大了、工作了, 因为工作的关系, 接触的人多了, 遇到“叠名”的人也多了。像拍电影的, 一个叫范冰冰, 一个叫李冰冰, 我就想了, 幸亏得她们唔没姓冷, 要勿然, 好白相煞了。唔没想到, 上海昆剧团有个青年演员, 偏偏就叫冷冰冰。我又搭伊瞎担心, 伊轧朋友的辰光, 真的“冷冰冰”的闲话, 男朋友吃得消哦? 当然“叠名”取得好的也有的, 同样昆剧团的谷好好, 连老两个好, 果然是“艺术精进、仕途长进”, 现在当上了副团长了。也许昆剧团就是出“冷门的”地方, 还有一个小朋友叫汤泼泼, 我想, 假使叫伊演“泼旦”行当, 倒是名副其实的。不过, 开饭店是绝对勿来的事。

再后来认得了程多多, 我也是莫名地激动了, 因为阿拉两个全是年过花甲的老头子, 但名字就像小囡名字。我又要瞎想, 程十发先生给儿子起名多多, 一定是养出来的辰光, 希望伊健康多多; 后来读书了, 希望伊聪明多多; 长大了唔没想到去海丰农场种田, 希望伊平安多多; “文革”结束后, 多多率先跨出国门, 赴美求学, 发老自然希望伊学业有成、成果多多……

我与多多兄接触至今, 倒也发觉了伊的“三多”。著作多。多多兄除了各种画作, 还与

十发先生合作绘制连环画, 有《伤逝》《大人国》等。父子俩还为翁敏华教授的《昆曲雅韵》合作插画。在《人逢今世缘——国画大师画昆曲》一书中, 父子联手, 与陈佩秋、贺友直、刘旦宅、戴敦邦一起, 栩栩如生地画出了昆曲的精髓。多多兄还乐意为他人新作插画, 徐城北先生的两本新作《京剧下午茶》《这里是老北京》, 都由多多兄挥毫。朋友多。与发老一样, 多多兄酷爱昆曲, 又吹得一口好笛子, 每每有昆曲演员上门, 或是曲友光临, 多多兄总会吹笛拍曲, 尽心一番。他的朋友绝不仅限于圈内, 大凡医生、演员、公安、企业, 三教九流, 都有他的朋友。噱头多。熟悉发老的人都知道, 他不仅是一位国画大师, 也是一位幽默大师。或许多多兄传承了发老的基因, 也是经常出噱头, 让人忍俊不禁。有一次, 朋友到他家去吃饭, 在清炒草头的时候, 忽然几位朋友竖起头颈, 面露惊奇之情。等多多兄端进盆子, 几位鼻头直冲草头而去, 一面问伊: “炒草头要摆白头的, 依摆了哦?” 多多兄连忙回答: “那当我洋盘, 当然摆过了。” “摆的啥个白酒?” “我屋里的杨梅酒。” “依去拿出来。” 多多以为他们勿相信, 就跑到厨房, 拿酒拿进来。几位一看, 鼻头一闻, “依这格是啥个酒浸杨梅?” “人家送的茅台酒。” 多多兄刚出口, 几个人朋友面孔转色, 再一看勿得了, 是一瓶珍藏了20多年的茅台酒, 几个人恨勿得要请伊吃生活。原来多多兄不会喝酒, 有朋友送酒来, 伊要么转送, 要么摆了厨房。前两日因为有人吃坏肚皮, 伊就拿出格瓶茅台酒, 浸杨梅, 帮人家治疗腹泻。20多年陈年茅台浸杨梅, 大概也只有程多多做得出。

